

《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

13位ISBN编号：9787020048748

10位ISBN编号：7020048749

出版时间：2004-11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者：李国文

页数：345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

内容概要

《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这个题目，从谋划起，到动笔，至今也有十个年头了。在此期间，先后出版过两个版本，承蒙读者雅爱褒扬，有所鼓励，也得到不少同行匡正，获益匪浅，遂贾馥勇，陆续补写了若干篇章。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好意，郑重推出这本书的新版，不仅收集全部有关文字，还附以多幅难能可贵的精美插图，以飨读者。

趁这部书的插图增补版问世之际，关于文人之死，写上几句附言，聊表寸忱。

人总是要死的，对死者而言，死了死了，死即是了。对生者而言，便有着不同的盖棺论定。司马迁说过，或死得重如泰山，或死得轻如鸿毛。但时间推移，历史沉淀，会使当时比泰山重的死者，后来变得比鸿毛还轻；反过来，死时比鸿毛还轻，经过数朝数代以后，又变得比泰山还重了。所以，对一个文人的评价，有时很说不准，很难拿捏。因此，对旧时称之为“士”，后来称之为“知识分子”的中国文人来说，最省事的办法，以其寿终正寝，曰正常死亡，以其死于非命，曰非正常死亡，加以区分，也就免得一回儿泰山，一回儿鸿毛，来回折腾，缠夹不清的麻烦了。

中国文人有一种奇特的品质，无论其为大名人，还是小名人，无论其为好死者，还是赖死者，应该说百分之九十点九，都以维系数千年的中华文化自任，绝不敢让这一线香火断绝在自己手中。也许每个人的贡献有多少之别，努力有大小之分，但都能尽其绵薄，报效祖国母亲。尤其那些“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佼佼者，为主义献身，为真理舍命，为民族大义而洒尽热血，为家国存亡而肝脑涂地，以“头颅掷处血斑斑”的书生意气，与暴政，与侵略者，与非正义，与人吃人的制度，与一切倒退、堕落、邪恶、愚昧，奋斗到生命最后一刻者，从来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骄傲。

如果没有这些精英，以坚忍不拔、前仆后继的意志，继往开来，以历经厄难、矢志不坠的精神，发扬光大；没有他们在暴政的压迫下，在战乱的摧残下，在文字狱的恐怖下，在掌握权杖的帝王和不掌握权杖的人民大众联合起来以毁灭文化为乐事的无知愚昧统治下，还能够坚守文明，珍惜传统，还能存灭继绝，薪火相传，恐怕以汉字为载体的中华文化，早就像古埃及、古印度、腓尼基、两河文明，乃至玛亚文化一样，消失在历史的星空中，成为绝响了。

正因为一代又一代传承相继，中华民族才能够一次又一次地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始终葆有强大的生命活力。因此，功不可没的中国文人，无论其为正常死亡，还是非正常死亡，能够被人记住，载入史册；在有皇帝的年代里，甚至列入“天地君亲师”的最后一位，受到老百姓香烛纸马的供奉，顶礼膜拜，应该说是当之无愧的。

不过，话说回来，中国文人尽管在理论上地位很高，被供奉在香龛里，神气十足，可在这块国土中，上至王者，下至草民，并不真把文人当一回事的。千万不要以为“士农工商”的排序，就拥有优先权。因此，切切牢记这一条，谁要缺乏这最起码的清醒，就有碰一鼻子灰的可能。对统治者来讲，文人嘛，九儒十丐，上不了台盘，装装门面用得着，唱唱赞歌用得着，可到了开饭时间，那张桌子上肯定不会有你的座位。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咱们中国人算得上是最崇尚功利主义，最讲求现实精神的民族。数千年来，无论神州怎样天翻地覆，而不致陆沉的根本原因，就是由于在这种物竞天择的大环境中，中国人为求得生存而养成独善其身，绝对自我，而罔顾其他的个人至上主义，因而生存能力和生命活力特别强大。在这些讲求实利的同胞眼里，文人在牌位上受到敬奉，享得清名，属于精神层面的虚荣，不影响谁的实际所得，自然是无可无不可的事情。因此，中国文人的祖师爷孔夫子，还加冕一个“百代素王”的盛名，历代帝王专门跑到山东曲阜去祭孔，搞一番形式主义的崇敬；说穿了，这与《西游记》中玉皇大帝封孙悟空一个“齐天大圣”的番号，是差不多的意思，不过给后来的圣人之徒一种虚幻的满足罢了。

一旦哪位舞文弄墨者不安于位，从“天地君亲师”的牌位上：走下来，偏要食人间烟火。乃至插手政治，染指权力，干预现实，觊觎利益，以为在统治者的权力盛宴中，有分一杯羹的资格，那就可能要给自己找麻烦了。且不说台面上的九五之尊，和簇拥在身边的人，对你持何种态度，仅桌子下的那群虎视眈眈的狗，也会脸飞六月之霜，给你颜色看。因为这些食肉类动物，自以为跷起一条腿，也要比文人高半头，哪能把桌上扔下来的肉骨头，施舍给一不识相，二不知趣，三不晓得自己吃几碗干饭的文人？

这就明白封建社会中文人不走运的缘故了。中国一共三百多个帝王中间，简直找不出一个始终高看知识分子，友好对待文人的明君贤主。这些帝王，有文化者嫉妒文人，没文化者憎恨文人，半瓶子醋者

《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

刁难文人。因此，中国文人从来面临命悬一丝的华盖运，期望值是不能。也不必订得太高，否则只徒增烦恼，弄不好还要付出代价。鲁迅感慨过，“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华盖虽然很堂皇，但也可能像盖子一样压住，一生过着无可奈何的日子。

碰头，倒也无大碍，如果只是鼓个包，抹点碘酒，也就消肿化瘀了，可头碰掉了，什么接骨药也无济于事。因此，在这种无论如何笑不起来的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岁月里，文人越位的结果，无非两道，一是春秋战国屈原跳进汨罗江的自杀，一是秦始皇“焚书坑儒”的他杀，有史以来的中国文人非正常死亡的记录，好像就是从这里掀开第一页的。

于是，除了统治者的文字狱消灭不少文人外，许多文人跳不出自设的心狱，也自相残杀，这心狱，首先是自己杀自己，其次是同行杀同行，这两种非官方的杀，恐怕是相当一部分文人非正常死亡的悲剧来由。

休看那些大师、中师、小师，如何自视情高，“不为五斗米折腰”，如何标榜淡泊，“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但灵魂中依附的劣根性，若是能在统治者的盛宴中，哪怕敬叨末座，也是屁颠屁颠，鞋都来不及穿，马上报到的。我就看到一些当代文人，对于权贵，横眉者少，俯首者多。对于权力，得之窃喜，失之弥痛。虽然私底下，食不知味，寝不安席、但在人前，作傲岸状，作不屑状，作“富贵于我如浮云”状，还是挺像样子的。说白了，不过是自欺欺人的障眼法而已。得和不得的冲击，上和不上下的跌宕，有和没有的自虐，活和不活的折腾，很多文人就这样把自己结果了的。

知识分子这种自戕，有的时候胜过统治者对于文人的杀戮。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天性如此耳。从穿开裆裤的年纪，拜完至圣光师，塾师开蒙，开明宗义，“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就开始编织的这个‘学而优则仕’的玫瑰色美梦。因之，对于权势的亲合力，对于官衙的趋附力，对于名利的向心力，童稚时期就耳濡目染，成天性，成本能，一辈子就幻想着状元及第，一步登天，金榜题名，衣锦还乡。这种原动力，驱使着中国文人，要挤进这个台面上去，要得到他认为应该得到的一切。

然而，想得到，能不能得到，得两说着；得到了，能不能长久地据为己有，还得两说着；这位文人想得到，那位文人未尝不想得到，鹿死谁手，尚未定局，就尤其得两说着；这一位为得到敢使出浑身解数，那一位为得到便无所不用其极，胜负未卜，难分难解，不两说着焉有他哉！于是乎，斯文扫地，恶性循环，凭借外力，屠灭同类，非善终的文人名单，便愈来愈长。

回过头去考量历史长河中的中国文人，他们对统治者压迫的生命抗争，击节赞赏，可因可点，但他们之间自相残杀，互为仇讎，则又十分地可哀可叹，不胜欷歔。也许因为骨鲠在喉，不吐不快，遂产生了文人之死的写作初衷。历史是河，谁也不可能重复跨越同一条河，然而，历史的教训，却可以令后人镜鉴。难道活着的后来人，不可以从这些非正常死亡的中国文人身上，悟到一些什么吗？

《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

书籍目录

司马迁之死

李斯、陆机之死

蔡伯喈之死

你衡、孔融、崔琰、杨修之死

稽中散之死

何平叔之死

王夷甫之死

王猛、崔浩之死

谢灵运之死

谢宣城之死

李太白之死

李后主之死

王安石之死

苏东坡之死

宋徽宗之死

李清照之死

高青丘之死

方孝孺之死

解学士之死

何心隐之死

张居正之死<br

《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

精彩短评

- 1、没办法啊，社会吹嘘现象太严重了。
- 2、这老头是个愤青
- 3、辽大图书馆的好书其实还是不少的 真心怀念大学生生活啊 混蛋
- 4、文人的那点事儿，有点意思
- 5、对文人心理深入腠理 痛心疾首的剖析 毛发直竖
- 6、作者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过迫害，对古代文人的非正常死亡分析得比较独到。但无论如何，作者的思想还是受到了文化大革命思维的毒害，文章的语言风格以及逻辑思维都隐约可见。另外，作者的语言不够高雅，荤的语言较多。
- 7、09年借的一本书，刚开始看的时候觉着挺有趣的，越到后面感觉历史感渐无，有点轻浮了
- 8、很不错的杂文!!!
- 9、中国文人的命运。
- 10、著史者不断将自己的主观想法代入客观事实，这就是一本烂书！
- 11、2009-05

12、此书之佳，在于题材。非正常三字不知能换来多少关注的目光，然细细品之，未觉作者云非正常三字在于何处，想必是渗透了市场因素吧，这也无可厚非。死亡这个话题，还是值得探讨的。

全书罗列文人大可分为三类 1、当权者 李后主 宋徽宗 张居正 李斯（前两位是真正的皇帝，后两位则位极人臣） 2 诗人 蔡邕 嵇康 二谢 李白 苏轼 李清照 高启 吴梅村 金圣叹 陆机 龚自珍 王国维 庄廷龙（此分类未必根据身份而言，而是根据他们身上独有的诗人特质而来，金圣叹不以诗名著称，但观其生平可见其诗人性质） 3 向往政治的文学家或有文学建树的政治家：其余

鲁迅曾言，中国封建社会是一部吃人的历史。翻开二十四史，除去那些歌功颂德之章和表彰个人之词，大体都沾满了血腥。本书以司马迁为开端，跳过了赴死的屈原，想必自有作者的安排。纵观全书著史者仅此一人（庄廷龙不算），著史一直是文人最为热衷的事业，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当然是文人的翘楚了，在非正常死亡的名单中，司马迁名列第一自然是符合他的地位的。此后的书中的文人按着时间顺序依次叙写下去。吃人两字读来恐怖万分，其原因在于动作的发出者。文人相轻，一个不变的定律，既揭示了文人互相残杀的内在定律，同时也为后世文人的继续残杀找到了有名分的借口，这也就是问什么后来甚至现在文人始终在重复着残杀这一行为的原因吧。文人应当知道自己的使命，司马迁就非常的清楚，他的宫刑也是出于一种史家之言的使命感，可以说他生来就是为了著史的，作者说汉武帝也是文人，所以残杀司马迁，此言欠妥，司马迁的《史记》不可能背着汉武帝进行，而书中记载汉武帝自是明了，所以残杀司马迁只不过是迟早的事情，未必是出于一种文人的嫉妒心理。像司马迁这样头脑清醒的文人也逃不掉残忍的迫害在于文人始终是一个受压迫的群体。受压迫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咎由自取，一个是统治者的直接迫害。司马迁、苏轼、高启属后者。而前者则占大多数，陆机就是很好的例子，诗人当不成指挥家，你能想象那个文章写来唯美的华亭鹤在疆场上也是无人能挡吗？李白又是一例，有人说李白有社稷之才，只是没赶上前期的唐玄宗，但一个真正的败家子能够扛起国家的重任吗？解缙又是一例，他的死在于他没有认清自己的地位。江山不幸诗家幸，在战乱中死去的文人因自己的诗文而不朽了，但留给后人的除了几篇诗文外，更多的则是对命运矛盾的思考。

此书应当更名为中国几个士人的非正常死亡，这样似乎更为确切些，因为我实在想不出张居正和文人有什么关系。也许这在古代一直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吧，文人的最终目的就是成为士人，二者没有严格的区分，文人生来就是要入仕的。李白，败尽家业，几度更妻，这一切都是为了更好的进入仕途，甚至他身上的狂放的气息都不由得让人怀疑。这种气息，是他故意营造的，还是与生俱来的，也许他自己也无从知晓。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这八个字不知害了多少的中国人，你可以说这是一种理想主义的体现，但你是否认可这种理想的实质呢。中国有种隐士的文化，但真正的隐者又有谁呢？当然如果有，也就不会出现文化现象了。多少人为了功名利禄而苦苦挣扎，多少人为了丁点利益而互相残杀，更可笑的是他们还会为自己的行为堂而皇之的挂上值得称赞的帽子，这种文人式的游戏总是那么的可笑和残忍。在众多文人中，苏轼应当是最为洁身自好的吧。兹游奇绝冠平生、江海寄余生、也无风雨也无晴……选择入仕那是逃不掉的，选择话语权那是大文人应做的，面对事物两面思考才是真正的人的做法，他不属于任何当时盛行的派系，他只为了良心说话。他可以和王安石一笑泯恩仇，他

《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

可以和司马光唱反调，他可以面对海南唱着儿歌，他可以在困顿时亲自下厨，有多少文人能够活出真正的自己啊。幸有东坡之辈，才不至于使我国古代尽是肮脏伪善之流啊。

此书亮点仅限于题材，但作者文笔甚差，时不时跳出来谩骂时下文人，污秽之语尽显，使读者不知著此书是为了反思古代，还是为了听作者谩骂。如果是反思，大可省去谩骂之语，也可省去今天文人现象，让文字的力量去告知读者。顾彬说，当代文学之所以垃圾就在于语言上。鲁迅《狂人日记》也是谩骂古代，警醒现代，却未有粗俗之语现于文字之间。作者还借此书抨击诺贝尔文学奖，无情指责周作人，这两点都是欠考虑的。文品和人品有一定的关联，但决不能划等号，要不宋徽宗文坛地位该怎么放呢？还能在你的书中这么写吗？抨击诺贝尔可以，但决不能否认它。你可以不拿它做风向标，但必须认真的反思并阅读那些获奖者的作品，再翻翻自己的创作。

当代文人应该自省的要远远大于应该骄傲的。

13、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14、作者的文笔让人生厌。顿时想起顾彬的那句话来。

15、隔靴搔痒

16、当代文人应该自省的要远远大于应该骄傲的。

这句话很精彩。不良嗜好均以骚人多风流来解释，自命不凡又眼高手低的实在不是少数

17、内容写得很一般，但题材之意义永恒

18、啊我突然想起来大一时看的奇葩书。好像还是某通识课老师推荐的

19、比旧版多添了几篇。

20、正在读，读的有些压抑，想放弃，但是又不忍随便的放弃，还是读下去吧！

21、补古代文学的课

22、

买这本书的最大原因.....其实是因为看错了作者，把“李国文”当成了“周国平”。

当然，李国文的文字也很不错。所以除了再一次证明了自己是个笨蛋之外，我并没有蒙受什么损失。

中国文人总是注定了倒霉的命运，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都是如此，而现在，“文人”这两个字又被贱卖了，“非正常死亡”的原因也日趋多种多样。

昨天看报的时候有条消息，说是贾平凹曾经想过要自杀——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事情，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又被人挖出来了，如果那是真的且并没有未遂，“非正常死亡”的文人名单中便又多了一个。

至少贾平凹的确还是个文人。

令人庆幸。

事实上就是在昨天，在书店遇到了另一本书：《中国文人的活法》，作者也是李国文，两本书中颇有些重复的，很是让我义愤填膺了一阵子，不过后来突然醒悟：原来中国文人的活法和他的非正常死亡是种类的东西，换句话说，中国文人的生活往往便会通向某种非正常死亡。

想通了这一节，我也就释然了。

在这本书中，李国文由司马迁开篇，至王国维投水而终，对于书中文字毫不吝惜挖苦讽刺之能事且先不谈，这个开篇和结尾却都是颇让人深思的。

司马迁这个人物真的是让人佩服，这甚至使他肉体上的缺陷也被升华了，而李国文说司马迁最终战胜了刘彻，我同样深以为然。

曾经我也得意洋洋的说，“文人是不能得罪的，你固然可以逞一时之快，而他却可以让你遗臭万年。”

司马迁则是最好的榜样。笑（嗯.....此处纯属为了顺口，我还是知道“司马”是一个复姓的）

而王国维却不得不让人叹息了。在这一点上，我几乎不能同意李国文。

《人间词话》是那样的令我推崇——当然我并不是读不进去《史记》，但我总以为那些亦豪放亦婉约的句子，总以为那些能让我在心中无数次默诵的句子应该属于一个青灯下略有病容的清瘦男子，这让我好没来由地同情。

而司马迁，他秉笔直书的时候，面上应该是有些悲壮的。

《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

我知道，我的这种推测完全靠不住，但这并不妨碍我去相信。

书中还提到了李斯、李白、谢灵运、苏东坡……

在可以把“苏东坡”三个字先打出来一个“速冻”的输入法里，我几乎无法用平静的心态来描述我的感受，更何况，李国文的笔锋总是有些愤世嫉俗的感觉，简直有些滑稽了。

事实上，让我更加感慨的是“非正常死亡”这五个大字。

透过纸背，或许只有叹息。

而在今天，或许惟有叹息。

-2004(？)-

23、一个充满着愤怒和怨恨的老文人的自说自话。

24、借古人事，浇自家块垒

25、大勇老师力荐 还曾讲到李国文文体文体。

26、几年前读觉得还挺深刻，文笔犀利，准备再找来复习一遍

27、作者的每一句话都刻着文革的烙印和对于中国人奴性的不满

28、李国文是位老作家，绝不亚于你说的周国平。

他是经历过文革的，你怎么能体会的到呢

29、于无声处见惊雷

30、三星半

31、写书这人有毛病吧==.

32、重口味人生的发源地。

33、写这本书哪是为了告诉我们那些历史上形形色色文人的死因呐，分明就是借他们的死来泼狗血脏血到“某些人”身上好解恨的呀

34、作者有点那啥的..说文人死亡都是别人嫉妒的..额..

35、书是好书...不过读起来总感觉作者对当下文坛很有怨念...

36、高中时看的，感觉是作者想借此书表达不满，抨击别人

37、内容就那么回事，酸腐+愤懑。主要是这本书对我的意义非常：这是大一时我一个同学在我过生日时送我的生日礼物。。。

38、家教时读的，他家小孩真不懂事，他爸爸好多好书！

39、中国文人是特殊的，有着不同的历史使命，也有着不同的人格特征……

40、作者好文史功底，就是如果再洒脱些，就更好了

41、“不过后来突然醒悟：原来中国文人的活法和他的非正常死亡是种类类似的东西，换句话说，中国文人的生活往往便会通向某种非正常死亡。” LZ这句话厉害！

42、做为睡前读物不错 作者个人色彩太重

43、不给我钱我还真不愿意看。

44、谁道书生多意气

45、说实话越看越没劲~但总体还算不错~

46、有点偏激

47、成堆拷贝复制，也不用下自己的语言组织一下，可读性较差！

48、从书中文字来看作者有人格方面的洁癖。很多文人的表现确实让人感到很是泄气，难怪作者要大摇其头，大兴其叹。文字尖酸刻薄，读来欢乐有趣。

49、整本书都在骂人…

50、感觉一般

51、中国文化在大陆已断，大陆文人的脊梁已断，或者说，大陆根本就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文人了。

52、高中时候语文老师推荐的写作文材料。

53、李国文是位老作家，绝不亚于你说的周国平。===

周不如李！

54、矫情~哼哼，不过很有趣。

55、记得这本书是和那小子真帅一块买的，很搞的搭配。

56、应该看。。少看

57、很多从个人经历出发的泄愤

《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

精彩书评

1、此书之佳，在于题材。非正常三字不知能换来多少关注的目光，然细细品之，未觉作者云非正常三字在于何处，想必是渗透了市场因素吧，这也无可厚非。死亡这个话题，还是值得探讨的。全书罗列文人大可分为三类 1、当权者 李后主 宋徽宗 张居正 李斯（前两位是真正的皇帝，后两位则位极人臣） 2 诗人 蔡邕 嵇康 二谢 李白 苏轼 李清照 高启 吴梅村 金圣叹 陆机 龚自珍 王国维 庄廷龙（此分类未必根据身份而言，而是根据他们身上独有的诗人特质而来，金圣叹不以诗名著称，但观其生平可见其诗人性质） 3 向往政治的文学家或有文学建树的政治家：其余鲁迅曾言，中国封建社会是一部吃人的历史。翻开二十四史，除去那些歌功颂德之章和表彰个人之词，大体都沾满了血腥。本书以司马迁为开端，跳过了赴死的屈原，想必自有作者的安排。纵观全书著史者仅此一人（庄廷龙不算），著史一直是文人最为热衷的事业，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当然是文人的翘楚了，在非正常死亡的名单中，司马迁名列第一自然是符合他的地位的。此后的书中的文人按着时间顺序依次叙写下去。吃人两字读来恐怖万分，其原因在于动作的发出者。文人相轻，一个不变的定律，既揭示了文人互相残杀的内在定律，同时也为后世文人的继续残杀找到了有名分的借口，这也就是问什么后来甚至现在文人始终在重复着残杀这一行为的原因吧。文人应当知道自己的使命，司马迁就非常的清楚，他的宫刑也是出于一种史家之言的使命感，可以说他生来就是为了著史的，作者说汉武帝也是文人，所以残杀司马迁，此言欠妥，司马迁的《史记》不可能背着汉武帝进行，而书中记载汉武帝自是明了，所以残杀司马迁只不过是迟早的事情，未必是出于一种文人的嫉妒心理。像司马迁这样头脑清醒的文人也逃不掉残忍的迫害在于文人始终是一个受压迫的群体。受压迫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咎由自取，一个是统治者的直接迫害。司马迁、苏轼、高启属后者。而前者则占大多数，陆机就是很好的例子，诗人当不成指挥家，你能想象那个文章写来唯美的华亭鹤在疆场上也是无人能挡吗？李白又是一例，有人说李白有社稷之才，只是没赶上前期的唐玄宗，但一个真正的败家子能够扛起国家的重任吗？解缙又是一例，他的死在于他没有认清自己的地位。江山不幸诗家幸，在战乱中死去的文人因自己的诗文而不朽了，但留给后人的除了几篇诗文外，更多的则是对命运矛盾的思考。此书应当更名为中国几个士人的非正常死亡，这样似乎更为确切些，因为我实在想不出张居正和文人有什么关系。也许这在古代一直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吧，文人的最终目的就是成为士人，二者没有严格的区分，文人生来就是要入仕的。李白，败尽家业，几度更妻，这一切都是为了更好的进入仕途，甚至他身上的狂放的气息都不由得让人怀疑。这种气息，是他故意营造的，还是与生俱来的，也许他自己也无从知晓。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这八个字不知害了多少的中国人，你可以说这是一种理想主义的体现，但你是否认可这种理想的实质呢。中国有种隐士的文化，但真正的隐者又有谁呢？当然如果有，也就不会出现文化现象了。多少人为了功名利禄而苦苦挣扎，多少人为了丁点利益而互相残杀，更可笑的是他们还会为自己的行为堂而皇之的挂上值得称赞的帽子，这种文人式的游戏总是那么的可笑和残忍。在众多文人中，苏轼应当是最为洁身自好的吧。兹游奇绝冠平生、江海寄余生、也无风雨也无晴……选择入仕那是逃不掉的，选择话语权那是大文人应做的，面对事物两面思考才是真正的人的做法，他不属于任何当时盛行的派系，他只为了良心说话。他可以和王安石一笑泯恩仇，他可以和司马光唱反调，他可以面对海南唱着儿歌，他可以在困顿时亲自下厨，有多少文人能够活出真正的自己啊。幸有东坡之辈，才不至于使我国古代尽是肮脏伪善之流啊。此书亮点仅限于题材，但作者文笔甚差，时不时跳出来谩骂时下文人，污秽之语尽显，使读者不知著此书是为了反思古代，还是为了听作者谩骂。如果是反思，大可省去谩骂之语，也可省去今天文人现象，让文字的力量去告知读者。顾彬说，当代文学之所以垃圾就在于语言上。鲁迅《狂人日记》也是谩骂古代，警醒现代，却未有粗俗之语现于文字之间。作者还借此书抨击诺贝尔文学奖，无情指责周作人，这两点都是欠考虑的。文品和人品有一定的关联，但决不能划等号，要不宋徽宗文坛地位该怎么放呢？还能在你的书中这么写吗？抨击诺贝尔可以，但决不能否认它。你可以不拿它做风向标，但必须认真的反思并阅读那些获奖者的作品，再翻翻自己的创作。当代文人应该自省的要远远大于应该骄傲的。

2、买这本书的最大原因……其实是因为看错了作者，把“李国文”当成了“周国平”。当然，李国文的文字也很不错。所以除了再一次证明了自己是个笨蛋之外，我并没有蒙受什么损失。中国文人总是注定了倒霉的命运，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都是如此，而现在，“文人”这两个字又被贱卖了，“非正常死亡”的原因也日趋多种多样。昨天看报的时候有条消息，说是贾平凹曾经想过要自杀——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事情，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又被人挖出来了，如果那是真的且并没有未遂，

《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

“非正常死亡”的文人名单中便又多了一个。至少贾平凹的确还是个文人。令人庆幸。事实上就是在昨天，在书店遇到了另一本书：《中国文人的活法》，作者也是李国文，两本书中颇有些重复的，很是让我义愤填膺了一阵子，不过后来突然醒悟：原来中国文人的活法和他的非正常死亡是种类似的东西，换句话说，中国文人的生活往往便会通向某种非正常死亡。想通了这一节，我也就释然了。在这本书中，李国文由司马迁开篇，至王国维投水而终，对于书中文字毫不吝惜挖苦讽刺之能事且先不谈，这个开篇和结尾却都是颇让人深思的。司马迁这个人物真的是让人佩服，这甚至使他肉体上的缺陷也被升华了，而李国文说司马迁最终战胜了刘彻，我同样深以为然。曾经我也得意洋洋的说，“文人是不能得罪的，你固然可以逞一时之快，而他却可以让你遗臭万年。”司马迁则是最好的榜样。笑（嗯……此处纯属为了顺口，我还是知道“司马”是一个复姓的）。而王国维却不得不让人叹息了。在这一点上，我几乎不能同意李国文。《人间词话》是那样的令我推崇——当然我并不是读不进去《史记》，但我总以为那些亦豪放亦婉约的句子，总以为那些能让我在心中无数次默诵的句子应该属于一个青灯下略有病容的清瘦男子，这让我好没来由地同情。而司马迁，他秉笔直书的时候，面上应该是有些悲壮的。我知道，我的这种推测完全靠不住，但这并不妨碍我去相信。书中还提到了李斯、李白、谢灵运、苏东坡……在可以把“苏东坡”三个字先打出来一个“速冻”的输入法里，我几乎无法用平静的心态来描述我的感受，更何况，李国文的笔锋总是有些愤世嫉俗的感觉，简直有些滑稽了。事实上，让我更加感慨的是“非正常死亡”这五个大字。透过纸背，或许只有叹息。而在今天，或许惟有叹息。-2004（？）-

1、《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的笔记-前言

前言

《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这个题目，从谋划起，到动笔，至今也有十个年头了。在此期间，先后出版过两个版本，承蒙读者雅爱褒扬，有所鼓励，也得到不少同行匡正，获益匪浅，遂贾馥勇，陆续补写了若干篇章。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好意，郑重推出这本书的新版，不仅收集全部有关文字，还附以多幅难能可贵的精美插图，以飨读者。

趁这部书的插图增补版问世之际，关于文人之死，写上几句附言，聊表寸忱。

人总是要死的，对死者而言，死了死了，死即是了。对生者而言，便有着不同的盖棺论定。司马迁说过，或死得重如泰山，或死得轻如鸿毛。但时间推移，历史沉淀，会使当时比泰山重的死者，后来变得比鸿毛还轻；反过来，死时比鸿毛还轻，经过数朝数代以后，又变得比泰山还重了。所以，对一个文人的评价，有时很说不准，很难拿捏。因此，对旧时称之为“士”，后来称之为“知识分子”的中国文人来说，最省事的办法，以其寿终正寝，曰正常死亡，以其死于非命，曰非正常死亡，加以区分，也就免得一回儿泰山，一回儿鸿毛，来回折腾，缠夹不清的麻烦了。

中国文人有一种奇特的品质，无论其为大名人，还是小名人，无论其为好死者，还是赖死者，应该说百分之九十点九，都以维系数千年的中华文化自任，绝不敢让这一线香火断绝在自己手中。也许每个人的贡献有多少之别，努力有大小之分，但都能尽其绵薄，报效祖国母亲。尤其那些“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佼佼者，为主义献身，为真理舍命，为民族大义而洒尽热血，为家国存亡而肝脑涂地，以“头颅掷处血斑斑”的书生意气，与暴政，与侵略者，与非正义，与人吃人的制度，与一切倒退、堕落、邪恶、愚昧，奋斗到生命最后一刻者，从来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骄傲。如果没有这些精英，以坚忍不拔、前仆后继的意志，继往开来，以历经厄难、矢志不坠的精神，发扬光大；没有他们在暴政的压迫下，在战乱的摧残下，在文字狱的恐怖下，在掌握权杖的帝王和不掌握权杖的人民大众联合起来以毁灭文化为乐事的无知愚昧统治下，还能够坚守文明，珍惜传统，还能存灭继绝，薪火相传，恐怕以汉字为载体的中华文化，早就像古埃及、古印度、腓尼基、两河文明，乃至玛亚文化一样，消失在历史的星空中，成为绝响了。

正因为一代又一代传承相继，中华民族才能够一次又一次地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始终葆有强大的生命活力。因此，功不可没的中国文人，无论其为正常死亡，还是非正常死亡，能够被人记住，载入史册；在有皇帝的年代里，甚至列入“天地君亲师”的最后一位，受到老百姓香烛纸马的供奉，顶礼膜拜，应该说是当之无愧的。

不过，话说回来，中国文人尽管在理论上地位很高，被供奉在香龛里，神气十足，可在这块国土中，上至王者，下至草民，并不真把文人当一回事的。千万不要以为“士农工商”的排序，就拥有优先权。因此，切切牢记这一条，谁要缺乏这最起码的清醒，就有碰一鼻子灰的可能。对统治者来讲，文人嘛，九儒十丐，上不了台盘，装装门面用得着，唱唱赞歌用得着，可到了开饭时间，那张桌子上肯定不会有你的座位。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咱们中国人算得上是最崇尚功利主义，最讲求现实精神的民族。数千年来，无论神州怎样天翻地覆，而不致陆沉的根本原因，就是由于在这种物竞天择的大环境中，中国人为求得生存而养成独善其身，绝对自我，而罔顾其他的个人至上主义，因而生存能力和生命活力特别强大。在这些讲求实利的同胞眼里，文人在牌位上受到敬奉，享得清名，属于精神层面的虚荣，不影响谁的实际所得，自然是无可无不可的事情。因此，中国文人的祖师爷孔夫子，还加冕一个“百代素王”的盛名，历代帝王专门跑到山东曲阜去祭孔，搞一番形式主义的崇敬；说穿了，这与《西游记》中玉皇大帝封孙悟空一个“齐天大圣”的番号，是差不多的意思，不过给后来的圣人之徒一种虚幻的满足罢了。

一旦哪位舞文弄墨者不安于位，从“天地君亲师”的牌位上：走下来，偏要食人间烟火。乃至插手政治，染指权力，干预现实，觊觎利益，以为在统治者的权力盛宴中，有分一杯羹的资格，那就可能要给自己找麻烦了。且不说台面上的九五之尊，和簇拥在身边的人，对你持何种态度，仅桌子下的那群虎视眈眈的狗，也会脸飞六月之霜，给你颜色看。因为这些食肉类动物，自以为跷起一条腿，也要比文人高半头，哪能把桌上扔下来的肉骨头，施舍给一不识相，二不知趣，三不晓得自己吃几碗干饭

《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

的文人？

这就明白封建社会中文人不走运的缘故了。中国一共三百多个帝王中间，简直找不出一个始终高看知识分子，友好对待文人的明君贤主。这些帝王，有文化者嫉妒文人，没文化者憎恨文人，半瓶子醋者刁难文人。因此，中国文人从来面临命悬一丝的华盖运，期望值是不能。也不必订得太高，否则只徒增烦恼，弄不好还要付出代价。鲁迅感慨过，“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华盖虽然很堂皇，但也可能像盖子一样压住，一生过着无可奈何的日子。

碰头，倒也无大碍，如果只是鼓个包，抹点碘酒，也就消肿化瘀了，可头碰掉了，什么接骨药也无济于事。因此，在这种无论如何笑不起来的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岁月里，文人越位的结果，无非两道，一是春秋战国屈原跳进汨罗江的自杀，一是秦始皇“焚书坑儒”的他杀，有史以来的中国文人非正常死亡的记录，好像就是从这里掀开第一页的。

于是，除了统治者的文字狱消灭不少文人外，许多文人跳不出自设的心狱，也自相残杀，这心狱，首先是自己杀自己，其次是同行杀同行，这两种非官方的杀，恐怕是相当一部分文人非正常死亡的悲剧来由。

休看那些大师、中师、小师，如何自视情高，“不为五斗米折腰”，如何标榜淡泊，“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但灵魂中依附的劣根性，若是能在统治者的盛宴中，哪怕敬叨末座，也是屁颠屁颠，鞋都来不及穿，马上报到的。我就看到一些当代文人，对于权贵，横眉者少，俯首者多。对于权力，得之窃喜，失之弥痛。虽然私底下，食不知味，寝不安席、但在人前，作傲岸状，作不屑状，作“富贵于我如浮云”状，还是挺像样子的。说白了，不过是自欺欺人的障眼法而已。得和不得的冲击，上和不能上的跌宕，有和没有的自虐，活和不活的折腾，很多文人就这样把自己结果了的。

知识分子这种自戕，有的时候胜过统治者对于文人的杀戮。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天性如此耳。从穿开裆裤的年纪，拜完至圣光师，塾师开蒙，开明宗义，“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就开始编织的这个‘学而优则仕’的玫瑰色美梦。因之，对于权势的亲合力，对于官衙的趋附力，对于名利的向心力，童稚时期就耳濡目染，成天性，成本能，一辈子就幻想着状元及第，一步登天，金榜题名，衣锦还乡。这种原动力，驱使着中国文人，要挤进这个台面上去，要得到他认为应该得到的一切。

然而，想得到，能不能得到，得两说着；得到了，能不能长久地据为己有，还得两说着；这位文人想得到，那位文人未尝不想得到，鹿死谁手，尚未定局，就尤其得两说着；这一位为得到敢使出浑身解数，那一位为得到便无所不用其极，胜负未卜，难分难解，不两说着焉有他哉！于是乎，斯文扫地，恶性循环，凭借外力，屠灭同类，非善终的文人名单，便愈来愈长。

回过头去考量历史长河中的中国文人，他们对统治者压迫的生命抗争，击节赞赏，可因可点，但他们之间自相残杀，互为仇讎，则又十分地可哀可叹，不胜欷歔。也许因为骨鲠在喉，不吐不快，遂产生了文人之死的写作初衷。历史是河，谁也不可能重复跨越同一条河，然而，历史的教训，却可以令后人镜鉴。难道活着的后来人，不可以从这些非正常死亡的中国文人身上，悟到一些什么吗？

《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